



《内经》“喘”字含义析

顷读您刊今年二期《园地》，关于“建议刊登医古文基础知识”的读者来信三则，颇有同感。现撰写有关《内经》“喘”字的分析，抛砖引玉，略表支持。

《内经》有“喘息”“喘鸣”“喘粗”“喘咳”“喘呼”等，“喘”义当指呼吸气急无疑。然而披阅《内经》全书，运用“喘”字尚有另一种用意，历代注家却略而不详。兹根据经文原意，结合现代医学知识予以阐明。

《素问·平人气象论篇》曰：“胃之大络，名曰虚里，贯鬲络肺，出于左乳下，其动应衣，脉宗气也。盛喘数绝者，则病在中。”“盛喘数绝”，是形容心脏病心脏跳动时的一种特有征象，靠触觉才能有此体会。“盛”，指心跳重，这是因为心脏扩大，跳动时撞击紧贴着的胸壁，故显得有力。“数”，指心跳频率快；“绝”，指心跳有间歇。剩下一个“喘”字，如果作快速解，经文中“一息十至”仍用“数”来表示，况且喘数并用，自当有别。诒思良久，似有所悟。推测这里的“喘”字，跟西医触诊心脏病时用“猫喘”描述颇为一致（猫喘者谓猫喘时在其喉部摸到的震动，心脏病的这种现象，是由于血液流经狭窄的瓣膜，或畸形的孔道时所产生的漩涡，使心壁和血管壁发生震动所引起）。显然，“喘”字可指快速心跳时伴随出现的一种震颤，与“数”含义不同。

“喘”字含震动义者，还可例举佐证之。

《素问·举痛论篇》在讨论五脏卒痛的鉴别诊断时曰：“……或痛甚不可按者，或按之而痛止者，或按之无益者，或喘动应手者……”。丹波元简解释“喘动应手”时说：“盖此指腹中筑动而言”。《灵枢·百病始生》云：“其著于伏冲之脉者，喘之应手而动”。照此说臆测之，很有可能是腹主动脉之搏动震颤。参看《素问·痹论篇》：“肠痹者，数饮而出不得，中气喘争，时发飧泄”一条，亦是肠胃中阳气与邪气交争，随之在腹中攻动，如肠蠕动亢进的一种症候。

明·秦景明《症因脉治》云：“喘者，促促气急，喝喝喘息”。喘之与气急有别者，喘兼有“喝喝”哼声，由是产生一种特有的震动。

要之，《内经》“喘”义，一急疾，一震动是也。是

否有当，就正于高明者。

上海东海毛巾厂医务室 顾玉龙

人参芦到底有无催吐作用？

历代本草、医籍都记载人参芦具有催吐作用，因而列为催吐类药。如《本草纲目》：“吐虚劳痰饮”。《本经逢原》：“专入吐剂，涌虚人膈上清饮宜之。”近年如《中国药学大辞典》(1956)、《常用中药学》(1971)、《中药大辞典》(1977)等书中，也将人参芦归入涌吐类药。

从以上记述可知人参芦具有催吐和轻度补虚的功、而催吐作用是其主要方面。然而，人参芦到底有无催吐作用？我们认为应在实践中检验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
1970年首钢矿山公司医院配制了人参芦酊治疗低血压症，每人每次服2毫升，每日3次，连续服2~3周，服药后无一例出现呕吐现象。

1962年，本文作者之一，张书泰同志在唐山市药材公司，适逢两位东北老药农在那里洽谈业务，将300克左右的人参芦赠给业务科，嘱当茶饮。业务科的同志精通药性，都说人参芦是催吐药，怎能当饮料用？老药农说：我们山区药农常将参芦当饮料用，有强壮身体的作用，没有见过呕吐的。事后，大家出于好奇心，试着服用，并无一人出现呕吐现象。同年底，张书泰同志将领导同意报废的人参芦（约500克）搜集起来，自己先是泡水代茶饮，后是煎汤代茶饮，用量每次由10克渐增至30克，连续服用1个月，从未发生过一次呕吐反应。因此，我们从实践中得出结论：人参芦并无催吐作用，此结论和古典医籍的记载是矛盾的。因此建议有关中药研究单位，通过实践进一步验证我们的结论，以便能对人参芦的作用有个新的、正确的认识。

首钢矿山公司医院 宓世淳
河北省迁安县医药公司 张书泰

“泽泻补阴”解惑

重读您刊1975年第2期《泽泻治疗高脂血症的疗效观察》一文，我们曾结合泽泻究竟能否“补阴”的问题，复习了若干文献，进行了一番讨论。其实，大家

比较熟悉的“泽泻利水通淋而补阴不足”一语(出自李杲的《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·卷一总赋》),对泽泻补阴的问题已经作了回答。但对这句话的认识和理解,自明代李士材开始,就一直作“不足补阴”解释;近人还专门作了引证说明,有些“增注”或谓“补阴不足”是“倒装句”,应以“补阴之不足”论。虽曰增注、释疑,实是存疑、臆测。李杲本旨,其泯灭不闻者久矣!

“金元四大家”之一的李杲,是张洁古弟子。洁古在药物研究方面是有很深造诣的,他对“泽泻”认识是:“泽泻入肾经去旧水养新水”。这里“旧水”指水邪,“新水”为肾水,“养新水”也就是养肾水。而李士材对此表示怀疑,他在《雷公炮炙药性解·卷二草部上》说:“《珍珠囊》注其生新水、止虚烦,恐是无理……。又《药性赋》云补阴不足,盖以补阴之功不足也”。怀疑尽管怀疑,但要说李杲意在否定他老师洁古和古籍中关于泽泻补阴的说法,李士材未免疏忽大意。因为李杲在上述同一本书卷二“主治指掌”中,就明明白白地写道:“泽泻……去胞垢而生新水,退阴汗而止虚烦”,这就不可置疑地说明:李杲对他老师的说法,是继承而不是否定的。

《神农本草经·上经》将“泽泻”列为“无毒,多服久服不伤人”之“上药”,谓其“味甘寒,主风寒湿痹,乳难,消水,养五脏,益气力,肥健,久服耳目聪明,不饥,延年轻身,面生光”。洁古之论,实是概括了《本草经》之意。张仲景用“泽泻”于肾气丸中,钱乙去桂、附立六味丸。方中“泽泻”皆为取其“主肾虚”、“养新水”、“补虚损”、“起阴气”和“补阴不足”之功。这是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,不宜轻率否定和主观武断。

当然,利水可以伤津是药理之常,利水也能补阴是药理之变,泽泻利水而不伤阴,是泽泻之殊。知常易,知常达变就难矣!李杲有鉴于此,故特将以燥湿作

用为主的方剂命名曰清燥汤,以泻火作用见著的方剂命名为滋肾丸(《医方集解》),以利水通淋见长之泽泻又谓其能补阴不足,此均为发明之义。由此可见,李杲著书立说,为说明相反相成之哲理,是字斟句酌、花了一番苦心的。鉴于《药性赋》流传甚广,乃初学读者入门之书,泽泻又为医家所常用,故略述管见,以斧正于同道。

柴中元 董汉良 陈天祥

古地今标 不可弄错

书刊中介绍古代医家的彼时籍贯,用括号注明今名很有必要。最近出版的一些中医教材和有关辅导读物多注意到这个问题,有助于青年和初学读者,很受欢迎。但其中对个别古医家原籍,在括号内标错了今名,虽大醇小疵亦不可忽视。以浙江的古代医家籍贯为例,

198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《医古文基础》第1页,对陆以湜的注释:“清代桐乡(今浙江省嘉兴县)人”。桐乡县自明、清至今均设县制,从未划归嘉兴县,故上文括号内应更正为“(今浙江省桐乡县)”为确切。

又如同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医各家学说》(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)第21页载有:沈又彭,字尧封,“江苏嘉善人”。江苏为浙江之误。该书第95页:“朱肱……宋·吴兴(浙江嘉兴)人”。按吴兴,秦置乌程县,三国·吴为吴兴郡治,隋仁寿2年改名湖州(据《湖州府志》);宋析其东南置归安县,明、清为湖州府治,所辖之乌程、归安两首县即今吴兴县之范围。在清湖州府、嘉兴府互不统辖。吴兴县、嘉兴县而今分县而治,但均属嘉兴地区。故上文吴兴应注为“(浙江吴兴县)”或“(浙江嘉兴地区)”为妥。

浙江海盐县第二人民医院 徐善元

《中西医结合杂志》即将创刊

欢 迎 订 阅

《中西医结合杂志》系全国性的医学期刊,向国内外发行,由中医研究院和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(筹备组)主办。主要报道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、各科临床医疗、预防、科研及教学等;探讨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方法,并介绍国外有关本专业的进展。主要论著附有英文文摘。

本刊暂出季刊,1981年7月出版。5月份起在全国各地邮局订阅,欢迎及时预订。

本刊期刊代号2—52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第783号。